



戴依夫人

譯 塞 羅 著 克 扎 爾 巴



行 發 社 版 出 海 藥



戴依夫人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作者 巴爾扎克

譯者 羅塞

出版者 黎明社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上海北四川路北仁里六十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初版(渝)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再版(滬)

每冊定價國幣 元

目 錄

戴依夫人	(一)
約安先生	(二六)
恐憐賤位	(三)
基督在福蘭達斯	(九一)
後 記	(一〇七)

戴依夫人

「有時他們借一些幻想或是幻象認為他們能夠消除兩種範疇的間隙——時間與距離——前者是精神的後者則是物質的。」——
路易·拉姆巴特。

一七九三年十一月的一個晚上，卡倫丹（註一）的宴人都集合在了戴依夫人的客廳裏，這位夫人是每天晚上都保持有一個宴會的。這種事，在一個大城市裏是一定不會引起注意的，但在一個小城裏它却有極大的吸引力，替這經常的集會增加了一種特別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兩天以前，戴依夫人曾以因身體不適的藉口拒絕接待她的拜訪者，還通知就在第二天晚上她也一定不能招待他們。在平常的時候，這兩件事必定是引起卡倫丹的騷動，就像在巴黎所有的戲院都一齊停業所引起的一樣；在這些日子裏，就其意義來說生活似乎都是不完全了。況且又是在一七九三年，戴依夫人的這種舉動是可以引起極不吉的結局的。在這個時候，一舉步包圍着一個貴族的最起碼的危險都常是一件生

（註一）卡倫丹Carentan法國西北部的城市。

與死的大事的。爲了要完全認識這一天晚上那些有名的諾曼人的臉上泛着奇異的神情的原因；或者更進一步，爲了要判斷戴依夫人的那神祕的令人難解的事，是必需要說明她在卡倫丹所扮演的這個角色的。當她居處在這危險的境面中時無疑是平民階級在革命的時候，我的大部份的讀者的同情心一定會把他們自己的情感加到這故事上去的。

戴依夫人是一位得過好幾個勳章的將軍的寡妻。在「出奔」（註二）開始時她就離開了宮庭，並且當時她擁有巨大的財產在卡倫丹附近，於是她便逃到這裏來避難，隱匿信「恐怖」的影響一定會不到這地方的。這個想像，由於她對國家有一種精密的認識，所以竟完全證實了，因爲革命的火焰在法國西北部是很輕微的。雖然，從前當她來巡視她的財產的時候僅只是同那些當地的「貴族」相往來，現在，策略完全不同了，她不得不儘量的接待卡倫丹著名的紳士同新興的權貴，她以她所精通的恭維語去諂媚他們，同時避免挑起他們的憎恨或是妒忌。和善與慇懃是天賦的難於形容的溫柔的儀態，她知道怎麼

（註二）法國大革命後，國民議會所進行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剝奪了貴族的許多特權，同時「教士組織法」頒佈後，教士也不能再以宗教勢力來欺壓平民。因此這兩個特權階級都紛紛逃到邊地或國外，祕密進行破壞革命的陰謀，這便是法國大革命史上有名的「出奔」。

樣消遣而不乞助於醜媚或懇請，這樣的繼續下去使她獲得了很大的聲望。這是她的奇才所應得的，靠它的賢明的指示方使她能夠通過一段艱難的途程，而滿足了一個混雜的社會的要求；她從沒有在那些暴發戶前讓過步，她更沒有損傷她的舊朋友的感情。

雖然年紀已在三十八左右，但她仍表現出——不是法國西北部的女孩子所具有的嬌嫩秀麗的美——一種纖弱的（假如可以這樣說）——貴族的儀態。她的面孔是極精巧地彫成的，她的身段是柔韌而婀娜；當她說話時，她的淡白的臉上似乎閃耀着活潑的生命。她的那雙大的烏黑的眼晴是充滿了和善的殷勤，並且在裏面還有着有一種謹慎的寧靜的神情。她似乎是表示她的生存的最主要的目的並不是只爲她自己。她在很年青時便同一個年老的善妒的軍人結了婚，又在那淫佚的官庭中過着虛假的生活，無疑地便已經完全被一幅憂鬱的絕望的面紗展開了。從在昔日曾顯現着迷媚與愛的活力的面孔上，被迫的永遠抑制住女人的本能的衝動與情感，在有一些時候，她寧願抑止感覺到而不願想到在她身上情感仍然純潔的遺留在她的心底深處。她的主要的吸引力便是從這內在的青春活力的表示來的，因為它在適當的時候出現在她臉上，並且加給她的思想一種慾望的天真的表示。她的面孔是使人生敬的，但在她的儀度與聲音中，却有着一種朦朧的將來的衝動，就好像一個在青春中的少女的心的跳躍一樣；不斷的洩露出她們自己。極難被感動的男人見

到她立時便也會感覺到愛上了她，但又被她的嫵雅的舉止引起了一種對她的恐懼的感印，她的靈魂，生來是卓越的，但却被苦悶的爭鬥使它變得更堅強，使她高高的超越在普通人之上，並且這一點男人們似乎是全知道的。對於這樣的一個人，一種高善的情慾是一種必需。因此戴依夫人的全部愛情便全集在了一種純正的情愛——母性的情愛裏。她在做妻子時所沒有得到的幸福與歡躍都在她對她的兒子的熱切的愛裏重新找到了，她的愛他，不僅只是作爲一個母親的純潔而深切的摯愛，而是帶着一個情婦的嫵態與一個妻子的嫉妒。當他離開她時她便感到痛苦，當他走開時她總懸念着他；她永遠都不能看他看得夠；她的生命是在他身上，而且是爲他而生活。這種情操給了戴依夫人一種有力的幻像，還可以再說的是她這個唯一的孩子，是她所剩下的最後的一個親人，也是她能把她希望，恐懼與喜樂寄託在他身上的僅有的一個人。那位死去的伯爵是戴依一族最後的一個，加上她又她娘家唯一的一個人，於是一切世俗的利害關係便與她的高貴的審要相結合，而使在她心裏的那一種女性所共有的母愛更加强了。她只是不斷的以無限的眷顧撫養她的兒子，這使他在她心中變得愈更可愛。醫生二十幾次的告訴她說她必得要失去他，但她仍只相信她自己的希望與意圖，結果是醫生國的診斷失敗了，她看着他平安的渡過了那童年的危病，她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悅，同時驚異的看着他的在繼續的成

長。

由於她的這樣的照顧，她的兒子在二十歲時，便長成了在凡爾賽宮庭（註三）中似乎是極有造就的紳士中的一個。最特出的，是一般母親的努力所不能達到的而獲得的一種快樂，她是她的兒子所寵愛的人；他們互相了解，他們的心都全沉在母子的情愛中。假如他們不是生出來便被自然的鎖鍊所束縛住，他們一定會本能的感覺到他們彼此間的互相施與的情誼，必是人們在生活史上所極難產生的那罕有的情愛的。

這位小伯爵在十八歲時便是陸軍少尉，並且照着當時的榮譽的規定，而隨着親王們一齊「出奔」。

這樣一來，可使高貴的富有的而且是一個「出奔者」的母親的戴依夫人完全暴露在被危險所包圍的局面下去了。但是，爲了要替她的兒子保全巨大的家財，她只得放棄了同他在一起的快樂；但當她到達了卡倫丹，而共和政府正以嚴酷的法律每天沒收着出奔者的財產的時候，她很高興她自己的勇敢的措施，她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險替她的兒子保全了財產了嗎？隨後，當她聽到革命政府所執行的恐怖的法令時，她愈更睡得好，因爲她知道她的唯一的寶貝是平安了，危險與斷頭台是離得很遠的。她慶幸她自己用這高

（註三）凡爾賽宮 Court of Versailles 離巴黎十哩。

妙的方法把她的財產與生命一下都保住了。爲着專心於這祕密的念頭與容讓這不幸的時間的需要，她不抑制她的女性的傲慢，更不抑制她的傲慢的自信，而把她的悲傷隱藏在一層靜秘的面紗下去。

她獨自担住了一切在卡倫丹所等待着她的危險。以第一個她這種身份的人來到這裏是每天都有被送上斷頭台的可能。但借着母性的堅勇的支持她，因此她以不分階級的憐憫贏得了窮人的同情，以使有錢人愉快而讓富人認爲少不了她。

她在她的家裏招待了市檢察官、市長、縣議長、刑事檢查官，甚至於革命法庭的法官都在招待之列。在這些客人中的前面四位是還沒有結婚的，並且都在追求她。他們每一個都認爲她一定同自己結婚，因爲她害怕他們的權力，或者是要請求他們的保護的原故。刑事檢查官以前是卡恩城的一個律師，現在是替伯爵夫人管理着產業，因此對她是採取一種頂危險的手段。他竭力的在外表裝做大量而且忠誠，企圖借此獲得她的好感。在這方面，他是她的追求者中最難於應付的一個，並且以前她曾經做個他的當事人，所以她的財產同環境他是知道很清楚的。他的情慾因此被貪婪的慾望更激舞起來了，況且還有着無限的權力——全縣人民的生死大權在做他的支持。這一個年輕而且外表裝得很豪爽的人，自然戴依夫人不能夠對他做一個相當正確的估計了。但是她不願讓曼第

人的奸狡的危險，她仍舊使用女人天生的聰慧與善變，來使這些競爭者互相牽制而保護她自己。她很希望借這拖延便能使她安全而順利的渡過她的難關了。在這時代中，這些在同內的保皇黨都是這樣每天在欺騙自己，以為到第二天便一定看見共和政府就什麼完了，但這種確信却把他們大多數的人帶到了毀滅的境地裏去。

在要利用偉大的追求者的困難的境地裏，伯爵夫人突然孤立起來而關起大門拒絕客人，這確是難於理解的。她便每一個常來她家裏的人都不接待，客人都覺得她的不接待客人是極值得注意的。於是，大家都用僻塞地區的人特有的好奇的樣子，開始到各處去探聽她不愉快、苦悶、不舒服的原因。對於這些問題連的老女管家布萊吉蒂回答說，她的女主人是成天在自己的房間裏不見任何一個人，就連家裡的人她都不理。

那僻塞地區的半隱居的生活，使人們養成了愛分析別人的舉動的怪癖，以至竟變成了他們的特性。在先前他們是極同情戴依夫人的，不問他們是否真的知道了她是快樂或是不快樂，每個人都儘量的想法去發現她突然隱遁起來的理由。

「要她是病了，」第一個猜疑者說：「她一定得找醫生！但醫生却成天的在我家裏下棋。他還同我說笑話說近來只看過一個病人……而且還是無法醫治的。」

就是這段昏話大家全都把它看得很重要。

男人，女人，年老的，年青的，全都在暗自的下論斷；每一個都認為自己發現了秘密，因而把全付心力都專注在這秘密上。

第二天，他們的猜疑變得更狠毒了，生活在小城市的人消息是很靈通的，女人們在早上所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布萊吉蒂買了比平常多的菜蔬。這倒是一件真事。布萊吉蒂絕早就在「菜場」上出現，並且——說起來多令人難解啊！——她把菜場上唯一的那頭兔子也買了。全城的人都知道戴依夫人是不喜歡吃野味的，因此這頭兔子便變成了無聊的談論的主題。在老年人散步的時候，他們發現戴依夫人家里有一種緊張的活動，雖然僕人們對這是竭力想不讓人發覺的。那侍僕把地氈拿在花園裏打灰；在這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這事的，但在每一個人都在忙於編造自己的故事時。這地氈也成了他們立論的一種根據。每一個人都有他們不同的說法。

這一天，卡倫丹的貴人聽到了戴依夫人宣佈說她不舒服，便一齊在從前是個商人的市長的哥哥的家裏集會了起來。這位洗了手的商人是結過了婚的，品格很好，大家都敬重他，伯爵夫人對他也有一種特別的好感。在這集會裏，每一個追求這有錢的寡婦的人，都多多少少的有個自己猜想的故事可說，當時，他們每一個都在想法使這要她這樣幹的祕密變做對自己有利的工具。刑事檢查官的想像認為一定是有人在晚上把伯爵夫人的

兒子送了來。市長則相信是一個分第城拒絕宣誓的牧師來躲在她家裏。縣議長認為準是一個在被緝拿中的保皇黨的恐怖份子或是領袖跑了來避難。別的人則猜測也許是一個從巴黎逃亡出來的貴族。總之，每一個人都認為伯爵夫人一定是犯了這些縱容的舉動中的一種，在當時的法律上這舉動是一種「罪行」，很可以把她送上斷頭台的。可是，刑事檢查官却低聲的說對這他們一定要緘默，並且要設法援救這跑向死亡的深淵的不幸的貴婦人。

「要是你們把這事宜揚開了，」他又說：「我就不得不出面去搜查她的家去，這一來那可——！」他沒有再說下去，但每一個人都知道他的意思。

伯爵夫人的忠實的朋友替她恐慌起來了，因此，在第三天早上市「檢查官」叫他妻子寫了個通知給她，勸她今晚上仍和平日一樣的招待客人。那老商人，更勇敢的在早上便自己跑到戴依夫人家裏去了。由於他決定要援救她，他不管什麼的走了進去，當他發現她正在花園裏把籬上的最後的花摘下來去裝她的瓶子時，他可驚住了。

「無疑的她一定是藏着她所愛的人。」這老人說，但他却不能不同情這迷人的女人。她臉上的奇異的神情使他更肯定了他的懷疑。這種深奧的舉動在女人原是一種天性，但對我們（指男人、譯者）却是奇蹟——因為每一個男人；都只是對一個女人巧言的奉承以圖博得青睞的。商人把城裏所流傳的關於她的謠言都告訴了她，並且說出她所處

的境地的危險。「因為，」最後他說：「要是我們的達官們一定不肯寬恕你的仗義行為，要是一個律師是這事的主因，那沒有一個人會給你一點同情的，縱雖是發覺了你是爲良心的不忍而干願犧牲自己也沒有用。」

聽着這些話，戴依夫人以一種奇異的，激忿的神情望着他，這，雖然他是一個老年人，他也忍不住的發抖了。

「來，」她拉着他的手引他到她的房間裏去。在確定只有他們了以後，她從懷裏抽出一封沾滿泥污而且很細的信來。

「你讀吧，」她用了極大的力量才把這句話說了出來。

她無力的跌坐在她的安樂椅裏。當老商人把眼鏡揩乾淨，戴上看信的時候，她抬起她的眼睛看着他的臉，這是她第一次納罕的注視他；隨後她溫柔地換了一種聲調說：「我能夠相信你。」

「是我還沒有參加進你的罪行裏去嗎？」這可尊敬的老人樸實的說。

她抖戰了起來。在這小城市里她是第一次在別人心裏找到了同情。老商人立迴便知

道了她的喜愁的原因。她的兒子參加進攻格蘭威爾（註四）、被俘、從監裏寫了一封信給她母親而帶給了她一種不幸但又溫甜的希望。說他正計劃逃走，在三天以內他一定會化裝來到她面前。這封不幸的信也說了些「訣別的話」、要他在第三天還不能到卡倫丹，那他就不能再見她了。他還請他母親多給那信差點錢，因為他送這封信是冒着極大的危險的。

老人拿着信的手抖戰起來了。

「今天就是第三天。」戴依夫人叫道。

接着她敏捷的站了起來，把信拿回去，在房間裏來回不停的行走着。

「你就一點都不小心。」老人說：「爲什麼你要準備那麼多食料啊？」

「但他到時也許會是餓得要命，累得要死，而且——」她不能再說下去了。

「我很了解我的弟弟，」老人說：「我一定去叫他幫忙你。」

這商人拿出他以前做生意的精靈，給了伯爵夫人一個極週到而且聰明的指示；在決定了他們兩個以後應該怎麼說，怎麼做後，這老人便去拜訪卡倫丹每一個名人的家庭，

（註四）格蘭威爾（Granville）是法國 Boston 省的海口。一七九三年被革命軍佔領後，保

皇祇多次進攻但都不得手。

散佈出一種有力的藉口。他告訴他們他剛才碰到戴依夫人，她說雖然她沒有完全好，今天晚上一定要照例舉行招待會。自然每一個家庭都盤問他伯爵夫人的病怎麼樣，但他的精靈是足以應付狡慧的諾曼第人的，所以他全應付開了。他幾乎全把每一個正考究這秘密的人全都送到了歧途上去。他先去訪問一個害痛風症的老貴婦，他的第一個宣告就造成了奇蹟。他對她說戴依夫人幾乎因為一次腹部的痛風症而死去，接着則說幸而以前那個有名醫生特龍欽開過一個處方；用活剝下來的兔皮蓋在胸上靜靜的睡些時候；伯爵夫人兩天前的病就是全得這特龍欽醫生的處方所治好的，現在已經完全好了，所以今天晚上她便能招待任一個喜歡去拜望她的人。這故事得到了不少的成功，特別暗地裏是保皇黨的那位醫生對這奇怪的治法討論得熱烈。但那些精明或是頑固的人，因為他們已經猜疑得很深，所以還不完全相信這件事；因此這天晚上的戴依夫人的客人都到她那裏到得很早，並且大都偷偷的注意她的臉，一些是由於關心，但不少却在奇怪她竟好得這樣快。他們都看得見伯爵夫人是安坐在她的客廳的大壁爐的那邊角落裏。

她的客廳幾乎是同普通卡倫丹人的一樣的簡樸，爲了避免刺激她的客人的狹窄的心胸，她放棄了她從前所習慣的奢侈的愛好，而使屋子沒有什麼改變。客廳的地板就從沒有漆過；她讓那陳舊的灰暗的刺繡仍然掛在牆上，仍然保持鄉下的傢俱，點着牛油燈燭

，一切全都照着士倫丹的習慣。她過着十足的粗俗生活而不因為它的不幸的小事或是可怕的艱難有所退縮。但她知道她的客人一定會原諒她為他們的舒適而作的花費，她毫不吝嗇的招待他們。接待他們的總是一場極其富麗的盛宴。爲了迎合他們的貪婪而又靈敏的私心，有時她特意做得不在乎，讓他們指摘然後再去遷就他們。

到下午七點鐘，士倫丹的中上等階級都全集在她家裏了，圍着火爐圓圓的坐成一個大圈。女主人靠着老商人的同情的眼光的支持，以極超越的勇氣來應付着她的客人的最瑣碎的詢問、與蠢笨而無味的談笑。但是每一響敲門的聲音、與街上的腳步聲，都幾乎使她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她提出了大家所喜歡討論的如同這地方的發展與葡萄酒的品質的問題，接着她的心腹便發表出極好的分析，加上她的臉色又很自然，樣子又很鎮靜，幾乎使她的客人忘記了是來偵察她了。但是，那刑事檢查官同一個革命法庭的法官却仍不做聲，只注意着她臉上的最細微的表情，同時在喧嘈中聽着屋內的每一個下響聲。不時他們便提出一些有意窘她的詢問，但這些她全以從容的態度回答了。她明白了母親的勇氣是多麼偉大的啊！

賭台安置好後，大家都坐下來去玩「波士頓」（註五），「李維茜」（註六），「慧士特」（註七）時，戴依夫人仍以最大的冷靜同一些青年人談着；她的舉動就同一個熟練的演員一樣。不久她就使他們想耍玩「羅托」（註八），而她是唯一知道牌在那裏的人，於是借此便出去了。

「我可憐的布萊吉蒂，」她叫道：「我快要悶死了！」

當她揩去流出來得很快的眼淚時，她的眼因焦急，憂愁與不安而明亮起來了。

「他是不回來了，」她直望着她剛進來的她的臥室說：「這兒我才能呼吸，才能生活。再過幾分鐘他便也會到這裏了！因為他還活着，我相信他是活着的。我的心是這樣告訴我。你聽到什麼了嗎？布萊吉蒂？哦！我真情願犧牲我的生命去知道他是在監裏，或是正在路上走着。我實在不能想下去了。」

她向四週看了一轉，看看什物是不是都已經弄好了。在火爐裏正燃着一爐適意的舒

（註五）波士頓 Boston 一種紙牌戲。

（註六）李維茜 Roversi 一種紙牌戲。

（註七）慧士特 Whist 一種紙牌戲。玩時須寂靜無聲。

（註八）羅托 Toto 一種紙牌戲。